

華仁學報

第三輯 第八期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

半月刊

出版者：九龍華仁書院
 編輯者：九龍華仁書院
 印刷者：永德印務
 地址：九龍大南街一四號
 電話：八〇八五
 總編輯：邵善波
 副編輯：關永圻

——本報主持——

「同學課外活動調查」結果

本報主持的學生課外活動調查，早於日前結束，由於時間及人手關係，故遲遲未有發表結果，現調查統計已完畢。

此次調查，除中七以外，各級同學皆為調查對象，同學的反應良好。此調查得以成功，同學的合作很重要。

調查的結果，不用我們分析，亦可從圖表中的數字看出來。我們不說校內的課外活動不夠，同學參加活動不夠，一切對結果的批評，由校方、家長、學生自己們決定，表中一切數字，都是百分率，以全級人數為基本，各級分別統計。

在統計表中，未有列出同學在校外參加各項活動的情況，原因祇有很少同學在校外參加活動，在百分率上，是很難列出的。

在此次統計中，雖可看出各同學參加課外活動的情況，但因各會的活動不同。有些是很活躍的，有些是半存之狀態。希望以後能有機會，再作一各會活動的調查。

參加學會數目

班級	(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中一	40.8	34.2	19	6	—	—	—	—	—	—
中二	15.5	28	27	16	5	7.5	1	—	—	—
中三	19.4	33	16	16	8	7	—	—	—	0.6
中四	12	21	16	17	17	7	4	3	3	3
中五	14	24	25	18	9	7	3	—	—	—
中六	27	22	18	16	6	6	—	1	4	—

更正啟事
 上期學報第五版「辯論會消息」一文，班際賽論比賽冠軍隊，查實為五甲、五丙隊。謹此更正，並致歉。
 第十期學報截稿日期為四月四日。來稿請投學長室外之意見箱，或逕交任何一位編輯均可。

中文學會 徵文比賽

- ① 題目 自由題
- ② 文體 不限
- ③ 字數 文言或白話文均不得超過二千字
- ④ 組別 分初級和高級兩組：
初級組：中一至中三
高級組：中四及以上
- ⑤ 截稿 三月廿五日前交大中文導師
- ⑥ 獎項 每組設冠、亞、季軍各一名，並優異獎三名，各獎名貴禮物乙份
- ⑦ 評判 由劉繼業、梁沛錦、黎炳章三位老師擔任
- ⑧ 揭曉 四月十九日

這次的徵文比賽，完全是公開的，希望各同學參加，熱烈投稿。

橋牌會消息 班際賽結果

班際四強決賽之最後一戰，已於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完滿結束，中六理科與中六文科這兩枝強隊爭持了整個下午，最後前者以四點〇九V.P.對三點九一V.P.苦戰獲勝，險得很。同日內五甲因人手不足，棄權給四乙隊。四隊之總分統如下：

- 冠軍：中六理科。(隊員：林偉屏、陳沛齡、周民樂、鄭永澄、鄭永傑。)(二十點〇九V.P.)
 - 亞軍：中六文科。(十九點五六V.P.)
 - 秀軍：四乙。(八點二六V.P.)
 - 殿軍：五甲。(〇點〇九V.P.)
- 頒獎賽已於三月九日下午舉行，屬公開性質，無須費用。

此外由H.K. Youth Contract Bridge Assn.主辦之校際二人隊橋牌賽已決定於三月十六及二十四日舉行，本校亦已報名參加，待下期再作詳細報導。

天主教慈善賣物會 共籌得九十九萬餘元

天主教慈善賣物會籌委會日前在香港明愛中心，舉行六七—六八年度結束大會，致請白英奇主教主持，儀式簡單而隆重，此次賣物會共得九十九萬三千餘元，為歷屆之冠，本校攤位共得一萬一千五百元，為港九攤位收入第五名。攤位設計比賽亦是日頒獎，我校得第二，由楊佐行同學領獎。楊同學為賣物會老臣子，協助籌備賣物會凡七年，勞苦功高，此為本校第一次得獎，得楊同學的指導不少。獎品為銀杯一隻，已於早會時，由學生代表致送校方，以為保存。

學生會修正會章

學生會成立至今，已屆三載，初期因時間倉卒，會章未能完善，學生會及校方有見及此，便於數月前起草修正，以求更為詳細。經執行委員會數月會議商量，新會章已修正妥善，日前與校方

- 稿例**
- 一、本報各版園地公開，歡迎同學來稿。
 - 二、來稿請用原稿紙書寫，不得寫或一紙兩面，尤忌用鉛筆書寫。
 - 三、除特別約稿外，來稿不得超過六千字。
 - 四、來稿必須附作者真實姓名班級，發表時筆名隨意。
 - 五、除特別註明，編者對來稿有絕對刪改權。
 - 六、本報來稿，文責概由作者自負。一切刊登之文章，並不表示本報之同意或贊許，請同學留意。

學苑—崇基—香港大學生的問題

月前香港大學學生報——「學苑」——以編輯名義引文攻擊中大崇基學院所主持的「中文列為官方語言」的研討會。

我們對此事的內容並不認真了解，故無討論之意，但我們可從這事件，看出香港大學生的一個嚴重的問題來。

本港大學學位缺乏，故做大學生為天之驕子。據聞有些教授，在新生上課日，便灌輸些大學生的意識，說他們是數百學生中才有一個，政府每年津貼每名大學生若干錢，又說考入大學的，是智力特強之人等等，養成大學生的優越感，看不起其他人。

這種優越感做成了兩大鴻溝，第一、與社會人士的隔膜。看不起未曾肄業或入過正式大學的人。第二、與其他大學生的不和，學院間有互相輕視的態度。

在一個社會裏，大學生應為社會中棟樑，更是青年的領導者，他們的學識比較豐富，思想成熟，對社會的責任重大。但因為他們的優越感，便做成了與社會的隔離，更談不到對社會影響力或責任感了。

學院間互相輕視的問題，早已存在，就算是在全港專上學生聯會成立後，也無補於事。有些大學生認為學聯是某某大學學生會的附屬品，他們雖為其中一份子，但多持輕視的態度。這樣便做成了大學生的嚴重分裂。這次「學苑」——「崇基」的事件，更將學院間的不和表面化。

優越感是要不得的。第二次大戰時，德國與日本對自己的國民，灌輸這種毒素，做成戰時的大屠殺。

大學生要對這個社會負起他們的責任，便應拋棄各人的優越感，消除學院間的歧見，團結一致，我們更希望將進入大學的同學，切不可養成自己的優越感。做成大學生與社會的鴻溝。

服務精神可嘉

本校的升學資料中心，自組成後，即展開工作，發展迅速，這小組的工作，純為服務性，自己並無得益，此種工作精神殊為可嘉。

校內發展個人興趣的學會不少，但純服務性的，「升學中心」尚為第一，據說校方並無實際支持，連小組的起碼支銷，如文具郵費等，均由組員自資，更屬難得。

我們希望在將來可見到更多同類的組織成立，服務社會。更希望校方作出多方面的鼓勵，以培養各同學從服務中，取得真正的快樂。

中文辯論會一見、聞、感

中六理 王忠康



因如反方邵善波同學所說：「反方隊員在第一次發表演說時不時駁斥正方剛提出的論據，而正...

二月二十三日，在聖瑪利書院中文學會及本校中文學會共同安排下，兩校得以在本校禮堂舉行一次辯論會。

進行辯論前，先由主席摘要說明辯論會細則，最重要者為時間限制問題——辯論隊員的談話不得超過四分半鐘。

最後，由本校中文學會會長關永新同學對積分計算結果作一個報告。倘若以評判員贊成及反對某一方的人數作正反兩方勝負的標準，反方以二對一見勝。

不錯，正方是勝利了，反方是失敗了，但這是否顯出聖瑪利書院的同學在這次辯論會中比華仁書院的同學有較佳表現呢？因為正反兩方的分數非常接近（相差十四分），因此，辯論會中表現方面的勝利屬於那一方是很難明確地決定的。

些辯論會，要主席喊到聲嘶力竭，仍不見有人出來；台下發言的踴躍情形可由「女士第一」這句話被轟出了華仁禮堂而得見，但可喜秩序非常良好。

一個問題，應該有一個答案，因此「男女應該平等」這問題，亦同樣應有一個健全的理论。

有人認為這次辯論會的內容不夠充實，而且沒有甚麼明確的結論，因此認為這次辯論會不能說得上是成功的。

在辯論會上，時會有人因急謀應付對方對自己已論據的反駁，不期然地提出與自己用以支持大前提的要點自相矛盾的論據。

對於兩校同學參加旁聽的熱烈情形（本校「大禮堂」也容納不下），是非常值得稱許的，她們與他們的呼聲不祇使辯論會沒有冷清清的感覺，更大大鼓舞發言者情緒。

最後，恭賀中文學會安排這次辯論會的成功及向各工作人員已致最高敬愛的愛，並祈望校方能多舉辦同樣性質的辯論會。

談勇 三甲 俞家駒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孟子

勇氣，通常是指一種能使人克服他對一件事的恐懼，而能顧一切去做自己良心認為是對的事的能力。

說真話，是很困難的。首先，我們要和自己的私心打倒，尤其是要在人前做好事，更需事很大的勇氣。

不過，容忍就成了嗎？不是的。就像你在巴士上看到一些老弱婦孺，心中很想讓座給他們，但看見周圍有很多人，便想：「我這樣做，他們不會笑我嗎？」

有時，我們也許因為人情或權勢的原故不說真話。好像你是在法庭上為某件事作證，你明明知道，我們也許因為人情或權勢的原故不說真話。

自上帝做了人類，人類祇是有男人和女人兩種，可是他們是否一律看齊，一律平等看待呢？他們同是人類，男人是人類，女人也是人類。

本報的辯論大會已辯論過了，結果都是正勝了，那即是說男女是應該平等了。在這次辯論會裏，雙方互相反駁和提出的理由，都是十分充足和有理的。

論男女應該平等

四丁 雨城

男女，男選女，女選男，男選女，女選男。

中國初期的農業社會中，都是以男人為尊的，女人祇是留在家中生兒育女。女人在當時的社會根本上是沒有地位的。

兩者是不能看齊的。這表示出中國以往的壞習慣，女人是被男人輕視的。但是到了今天，女人根本上是不可以被輕視的。



春之死

徐鏗

那是屬於另外一個世界——一個要等到你生之中跨進死之後才會知道的世界。生與死本是兩個抽象的名詞，你能具體地解釋出生死為何物嗎？如果一個人死後會知道自己已死的話，那麼他還沒有死，最低限度他在死之中仍活着。

惠竹忽然感到那柄刀子已親手插進占美的胸膛，鮮紅的血好像泉水般噴到她的臉上。

第二分鐘，惠竹又好像自己給人拉上了行刑的架子上，斷魂的繩圈套進了自己的頸項，耳邊還响着法官判決時的威嚴口吻：

「經眾位陪審員商討決定，被告謀殺罪名成立，判處死刑！」

「惠竹，不能，惠竹……」是斯俊的高喊。

「媽，不要，媽……」是小玲的狂叫。

行刑者一聲號令，刑架被移掉，全身的重量吊在繩圈上，眼前的世界開始變黑……

惠竹猛然的睜開了眼，影入眼簾的是那杯慘黃色的橙汁。

鬼門雖未進去，但相去之期已不遠！

惠竹幾乎對自己開始感覺陌生起來。自己會成爲生命的毀滅者嗎？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但將會成爲事實的事實卻不容自己去否認。只消再等十五分鐘，占美就會來，那時……

惠竹將手指放入口中用力的一咬，神經受了壓迫而傳入大腦中的一種感覺——痛。

那不會是夢。

不錯，一萬元自己可以想辦法，五萬也可以，甚至十五萬，但五十萬——噢，五十萬！

惠竹知道，若是開口向斯俊要，他當然會給，只要隨便推個理由，斯俊絕不會懷疑。但良心卻不容許惠竹這麼做。自己已辜負了斯俊太多太多，良心的責備比肉體所受懲罰的痛楚更難受。

惠竹曾經發過誓，這生這世絕不能再有絲毫對不起斯俊的事，雖然這樣無法彌補自己的罪過，但

已是五時許了，小二還蹲在路旁；天氣很冷，街上祇有寥寥行人。老天！他心裏想，這一年的年關不易過呀！望望那一輛已殘舊不堪的車子，不盡嘆息。他已當這一行十多年的了。記得小的时候，他父親常對他說：「兒啊！不要重操父業罷！」可是，二十多年後，小二卻把父親的車子接過來。

「車子！」

一個胖胖的中年人，一屁股的坐上小二的車子裏。

「大西街，多少？」

「十塊罷，太太。」

「唔！怎樣的，三輪車比營業車還貴啦？」

「太太，這年頭……」

「少說廢話，開車罷！」

小二鬆了一口氣。的確，這年頭可難了，時下的小姐太太們都鑽上了那些營業車裏，三輪車這門，也變得難賺了。今天小二運氣好，遇到一位「豪爽」貴客。况且，已是這麼晚了。

靜靜的轉入了大道，小二翻起了領子，迎面來了北風，夾着沙泥，吹得鼻子也疼痛了。小二拼命向前踏，冷清的汗珠從頸子流下背上，很難受。小二知道已開始不中用了，人到四十開，還怨甚麼命兒！行人漸多了，比起先前的巷，熱鬧得多，而且，街上的鋪子，都換上新的廣告，辦年貨的人也不少。小二心裏想起家中老少，也需要「辦年貨」了，四個孩子，加上老母和老妻，爲數不少。小二越發踏快點，總希望多賺幾個錢，而且，現時才五時許，還可多踏三四個。

天漸漸黑了，風也吃得緊，除了大街一帶，幾乎全無人影，小二算算一天得來的報酬，不禁一陣悵悵。前些時候，他的小兒子扯着他說：「爸

求心裏好過。

當然，最大的問題還是占美，他會貪得無厭嗎？有第一次，也會有第二次，更會有第三次；或者，就是乾脆拒絕占美。

「你要想清楚，惠竹。」占美在嘿嘿冷笑。

「你……你……」惠竹氣得滿身發抖：「哼，占美，不要以爲我對你還有情份，你欺騙了我還不夠？什麼爸爸要你去美國一轉，什麼回來後馬上結婚？只有我這個傻瓜會上你的當，你還會有面目來見我？」

「好啦好啦！罵夠了沒有。」占美滿不在乎的神態。「罵夠了就得回答我，到底給不給？」

「你……你……你……」

「什麼？」

惠竹掉轉了頭。

占美忽然怪笑了起來。

「那麼我只有個好辦法——唔，到府上去拜訪你那位好丈夫。」

惠竹猛然回轉了頭。「做什麼？」

「做什麼？」占美笑得更陰森：「我和斯俊也算是老同學了，這麼多年來沒見面，也應該詳細的談談，唔……談些關於我和你……還有小玲的事。」

占美頓了頓，面上露出了得意之色。

「斯俊在社會上總算有些名望地位，他當然不會希望那些事公開出去。如果我向他那五十萬，嘿，你以爲他會不給？」

惠竹覺得眼前滿天星斗，天和地都在旋轉着，臉色一陣青，一陣白。

不不不不不，這件事決不可讓斯俊知道，否則結果——噢！我的天啊，我應該怎麼辦？」

惠竹記得小玲出世的時候，斯俊歡喜雀躍地衝進了自己的病房。

「惠竹，太好了，惠竹。」斯俊緊握着自己

「我要一雙紅鞋子，隔壁小寶也有一對過年……爸爸？」孩子天真的臉和無邪的笑容，打動了他的心，他決定買這一雙紅鞋子回家；他欠得他們太多了，他想。

五十元的一雙鞋子，太貴了。會幾何時，小二流連在那迷人的窗櫺前，可是看看自己，搖搖頭便去了。他手上的一百多元已去了一大半，用來買米和些應節物品，剩下三十元，不多也不少。小二問了三所鋪子，可是，店員冷冰冰的面孔，使他不敢再找第四所。算了罷，明天再湊足二十元便行了。

小二的肚子很餓，小館子前的燒味，熱騰騰的蒸氣，確使人垂涎。小二嘆了一口氣，想起家中還待着他回去。冒着寒風，他使勁踏回家。

「少做聲，若不，嘿！白雙子入，紅雙子出！」

小二嚇呆了，他知道這一帶的治安不安，可

冬夜

四乙 李海

你們……請大哥們高抬貴手。

「你活得不耐煩了，快拿出來，我老五不好惹的。」

「大哥，我家還有四個……」

「怎麼啦？」

光亮亮的刀子在小二眼前幌了一幌，小二打了個寒噤。他很後悔，心裏老是咒詛自己，爲甚不早些回家，爲甚偏要撞得這三個臭太保，天啊！

車子是空空的，連白米也一起搶走了。三條長長的影子消失在巷尾上。小二慢慢的踏着車子，路燈閃出了寒光，風吹得很大，天氣變得寒冷。

小二想着家裏老婆子女，難過了一陣子，也哭了，他真想解下帶子把自己吊在榕樹頭上，可是，想起孩子們，不禁要回家和他們抱頭痛哭。

編後

本期我們收到了兩個短篇，「春之死」和「冬夜」。

徐鏗同學的小說已呈現一定的成熟。他對時空交錯的串引，和穩定的控制，甚惹人喜愛。不過「春之死」的結局仍稍嫌未夠含蓄，這當然有待作者自己的體驗，旁人的意見只能備作參考。

李海同學的短篇近於散文，他的筆觸似未脫此途徑，惜修詞上仍有微瑕。至於故事內容則頗能掌握到一場流的大動脈——今日的中國。結尾的一句「回家和孩子抱頭痛哭」，傳統中國倫常的人生觀。像當代存在主義者沙特的名句：「我要生存，別無其他，同時我又覺其不快。」生命就是如此無可奈何的荒謬，但你的責任仍在於活着。

道	遙	四丙	心水
(一)	夜靜	月沉	窗風聲
(二)	枕淚痕	一絲絲	一滴滴
(三)	離魂漸	殘夢猶	愁未散
(四)	憔悴	惆悵	美不及
(五)	思慕	子規啼	是哭訴
(六)	圓缺	歸程	征路
	莫提	海誓	休再說
	山盟	燈影	簾外春
	眼底	花飛	

日記點滴

六文基

偶然在舊的日記簿中，發現兩則日記，令我感慨萬千，因其反映到社會的一面，所以將它抄錄如下：

某月某日

今天是放假後的第二天，晚上和三四個同學到紅磡工展會場參觀，遊人甚為擁擠，雖不至有一行不得也哥哥之歎，但亦難以暢所欲言也。

本年之工展會場址，雖較歷年為大，但卻比歷屆為凌亂，街道並不銜接，有如八陣圖一般，令人有多少撲朔迷離之感，因而「故街重遊」不下十數次之多。

此亦設計人之心思，使人有「行不完」之感乎？

今年展覽品中，最特出者蓋為盲人手工藝品，他們的作品，比之明眼人所作的，不遑多讓，甚至可以說是更勝一籌呢！正在欣賞時，有一位老伯歎曰：「他們雖然雙目失明，但仍肯勞心勞力，做出這樣精美的工藝品，真是使那些『食爺飯，着趨衣』的慘少年們，汗顏無地了。」

身旁有一位飛型打扮的少年，聞言面泛羞愧之色，似有所覺悟狀。

今特錄以為生活之座右銘。

× × ×

某月某日

今天下午，自港島乘船回家，在渡輪上，偶然聽到一段談話，使我感慨非常。

「喂？亞積，我最近申請入英國籍，你認

證他們一眼便算了。但我心裏很不明白，難道身為一個有四千多年悠久文化歷史的中華民族人，只是因為一時的分裂，而不能像以往一樣的光榮，就視為一件羞恥的事，而要轉入另外一個國籍嗎？

「當然對啦，而且我也準備申請呢。入了英籍之後，什麼事也都方便得多啦！難道中國籍人士到外國去比英國籍的人還要便利嗎？」

「就是這樣，我才申請入英籍的，英籍華人總比國籍華人優勝得多了。」

以下盡是批評中國籍的話，使我不忍卒聽。

重遊沙田記

當時我真的很當面指出他們的不是，難道身為皇帝的子孫、漢族之後代的我們，是一件羞恥的事？但想到此時此地的香港，很多人也有着同一的思想，已是根深蒂固，難以消除的，故遂將脫口的話，強嚥回肚中，只是恨恨的

最後決定到火車站小坐片刻，商量別些節目。可惜各人都是沒精打采，就此便坐了一小

時有多。文裁終於忍耐不住，便提議乘搭四時二十分開出的火車入遊沙田，藉以消悶。可是無人理會他，氣憤之餘，却自己一人購了票上車。不久，我因不放

心他一人前往，亦購票上車。本來我倆向打算在火車開動時才跳上，却被站長盯着，祇能成最後上車之乘客。

我們對沙田這地方，實在很熟識，這次重來，却是為着散悶。萬佛寺的石級使人望而生畏，紅梅谷前面之田畝令人覺得路途太長。

一邊步出火車站，一邊却在苦思應到那兒去。偶然抬頭望見那架在車站外的天橋，便決定走上去。我倆並肩站在橋上向四處眺望。那邊不是那座萬佛塔；在海邊遠處那兒就是沙田山是馬鞍山，多麼雄偉；望夫山却被橋後那大樹的枝葉遮了，不能看到。公路上的汽車在橋下駛過，令人覺得自己好像有不可一世的權威。但那些汽車的速度實在太慢，全無刺激可言。

後來走下橋去，漫無目的地進入那小市鎮，街道兩旁之商店與從前無大差別。在一間幼稚園外聽見那些小姊妹在拍手唱歌，不期然也隨着拍手，及後却相對而笑。

在那街道的盡頭便是海水。我們站在海堤上環目四顧，看那遠山，那白雲，那小島與那正在划艇的遊人。夕陽把我們瘦長的影子投在那堤下小沙灘上。正看得入神，忽見無數小魚藉着潮水的小湖，遊進一步灘上的小湖。好奇心起，立時爬落沙上，走前幾步細看。小魚乘潮游入時濺起一些水花，在陽光下非常好看。借潮漲甚速，終把我們趕回堤上。

在火車站候車時，發覺今天到沙田遊玩的人也不少；可是，我想無人能及我們這次重遊這有趣與快樂。火車開行的聲音把我們心中悶氣全數清除，大家展開笑容，看着夕陽在山下隱沒。

（四甲 沈汝祥）

雨夜

（一）丁曾昭樂

今天旅行回來，因為疲倦得很，所以晚飯之後，便去睡覺。到了半夜，一聲雷響，把我從美夢中驚醒過來，大雨接着下來，的的搭搭的響，使我好久不能入睡，心想：「不知起來看看窗外的景色吧！」從窗內往外一望，雨點在街燈的照耀下，好像萬枝銀箭從天上掉下來，落到地上濺起許多小雨點，煞是好看。

黑沉沉的街道上冷清的，間有一兩車子在行駛，車輪摩擦地面上的水，雨水打在地面和打在樹葉上的聲音，混成一首天然的交響樂曲。突然遠處傳來一些急遽的鞋子聲，原來一個夜歸人趕着回家，雨突然大起來了，他急急忙忙的跑，冷不提防路上的石塊把他絆倒，他立即爬起來，誰知路面很滑，把他滑得「四脚朝天」的躺在地上，我看到這個情景，不禁哈哈大笑起來，驚醒了母親，叫我回去睡覺。

第二天起來，看見窗外景物煥然一新，原來昨夜給大雨洗刷一番。天氣轉冷了，想起古人的話「一雨便成秋」，真是很對。

（二）甲陳溢年

昨天晚上，下着淋漓的大雨，使我想起了一個暴風雨之夜。

大約在一個月前的一個晚上，我正在床上熟睡，突然「轟隆」一聲，把我從夢中驚醒了。原來天空中正在打雷閃電，我立刻想到暴風快要來臨了。跟着又「拍」的一聲，窗子被狂風吹開了，一陣陣強風夾着雨水湧進睡房裏，我急忙下牀，把窗戶關好。

突然，遠處傳來一陣斷斷續續的吶喊聲，我走到窗前一望，見海面上有一隻漁船，在波浪中搖擺着，正在和海上的驚濤駭浪搏鬥，那吶喊聲就是船上的漁夫所發出的。這時，波浪一個個跟着一個，拚命地向那漁船撲去，似要把它吞沒。只見那漁船一忽兒在波浪中隱沒，一忽兒又浮出來，在巨浪中它顯得無限的渺小。因為當時我很疲倦，所以以後的事情，就不大清了。

張力·電解

五甲 李行德

各同學在研究物理學中的「力學」時，常會遇到一些關於繩中張力的問題，如計算滑輪組的機械利益(M.A.)，速度比(V.R.)，物體與平面的摩擦，以及物體的平衡，等速運動或加速運動等。習見的難題多因繩之重量極小，為方便起見，而不計及其影響，且設其為無伸縮性，無質量而理想化的，純為力的傳導者；故繩中之張力每點皆同。但各同學應該注意到在實際情況下，繩中之張力在每點都是不相同的。

圖A示一長y厘米的繩XY放置在一水平，光滑，而無摩擦的桌面上。在此繩XY之兩端各加P與P1達因(dyne)的水平力。設m克為此繩的質量，P與P1為反方向力，且P>P1。試求距X點x厘米處的繩中之張力。因P>P1，由牛頓定律，可知此繩有有P力方向的加速運動。設其加速度為a cm/sec²。在M點的張力T計算如下：(圖B)

XM長x厘米，其質量m1 = x/y * m 克
就XM繩段而言，ΣF = P - T
依牛頓第二定律 P - T = x/y * m * a

就全繩言 P = P1 - m * a
① ÷ ② (P - T) / (P - P1) = x / y
故 T = P - x/y * (P - P1) 達因
設 x = 0, T = P 達因
設 x = 1/2 y, T = (P + P1) / 2 達因
設 x = y, T = P1 達因

由此可知：如繩在加速運動下而質量不予忽視，則繩中張力在是各點不同的。但如P = P1，即此物體是在等速運動或靜止
由ΣF = P - T = 0, P = T
故知如一水平之繩是在平衡狀態下，繩中之張力在每點是相同的。
但假若繩是垂直或不水平的話，無論其運動狀態如何，其張力仍是每點不同。(見圖C)

由平衡條件可知
Ta = (a/y * m + M) g 達因
Tb = (b/y * m + M) g 達因
Tc = (c/y * m + M) g 達因

同學們可自行計算繩索傾斜時張力分佈情形。
筆者曾遇到一十分值得研究的化學問題(註一)，特在此提出與各同學討論。問題如下：

一海濱新建之工場：(一)搜集貝殼燒後混和以海水，得白色沉澱物(precipitate)，(二)於該沉澱中添加該工場之副產品，經濃縮熔乾(evapovation to dryness)成白色固體，此物可供製熔融電解之原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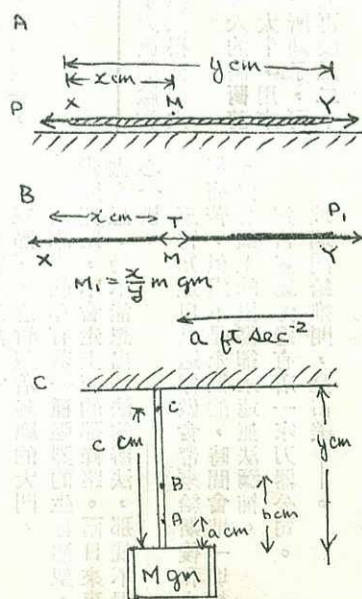
- (a) 此工場之主產品及副產品為何？
- (b) 主產品之重要用途安在？
- (c) 何以不將第(一)步之沉澱物直接焙乾後熔融解而電解之？
- (d) 電解池中為何必需加焙乾之無水物？其嫌忌水分存在者何故？

我們知道貝殼主要成分為石灰石(CaCO3)，而海水中有食鹽(NaCl)及苦汁(MgCl2)石灰石經燒後成生石灰(CaO)。生石灰混和以海水得白色沉澱物Mg(OH)2。工廠可由食鹽水之電解得主要產品NaOH及副產品氫(Hydrogen)及氯(Chlorine)；由此二副產品可製成HCl，故Mg(OH)2加HCl後加以焙乾可成白色固體MgCl2為供製熔融電解之原料(fused electrolyte)。故

答(a) 主產品為Mg, NaOH。副產品為H2, Cl2, HCl。

(b) 製合金鋁鎂劑及閃光粉(Flash light powder)。

(c) 第一步所得之白色沉澱為Mg(OH)2焙乾後成MgO，因



MgO的熔點極高(2800°C)，要使其成熔融狀態頗困難之故。
(d) 避免生成Mg(OH)2。
註(一)：此題是一九五零年台灣省立成功大學的化學科入學試題。

生物的淺研 營養作用

四丙 華仔

我們每天所吃的食物，有分作下列幾種：

- ① Body building food是作為供應滋養及補償所需的原料；
- ② Energy providing food以充作能量的來源；
- ③ Body Providing food是用作增加抵抗力，抗禦疾病的。

食物從動物的口進入體內，經胃腸消化，由胃壁吸收，轉由循環系統輸送到全體各組織，各細胞；但是，在將消化了的食物送到各細胞之前，必要先經同化，將外來的物質(其他動、植物的原生質)造成自身的體質(原生質)，這就是叫做營養作用。這使到我們身體能夠釋放能力，將廢物或對身體有害的毒素排出體外，而又吸收對身體組成作用或分解作用不可缺少的氧氣。

以上的一切，歸納來說就是代謝作用。

橋牌基本玩法

朋友，如果你對各種劇烈的遊戲開始厭倦了，那麼，請嘗試玩橋牌罷，別以為橋牌是一種很難學的東西，如東你是一個一竅不通的門外漢，那麼，讀讀本文罷，或許，當你讀完本文後，你會於空暇時玩上三數盤橋牌。

橋牌是一種四人紙牌遊戲，玩者分成兩組互相對敵，同組的兩位合夥人分別坐於方桌之相對兩方，如圖(一)所示，東家與西家合成一組對抗另一組之南家與北家。

工具

紙牌兩副，輪流使用。一副紙牌只有五十二張，內分四種花色：♠黑桃，♥紅心，♦方塊，♣梅花。每種花色各有十三張，其大小次序排列如下：A(最大)，K，Q，J，10，9，8，7，6，5，4，3，2(最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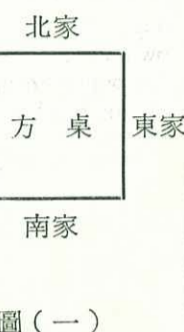
選擇合夥人

如果你們還在爭執着誰與誰成為合夥人的問題，這裏有一個簡便的方法，各玩者從一副牌中分別抽取一張，拿着點子較大的紙牌的兩人合成一組對抗其他兩人。

洗牌、切牌、打牌

隊伍組成了，位置坐對了，那麼，讓我們開始罷，首先，讓剛才取得點子最大的紙牌的玩者做發牌人，發牌前，那副牌需要經過兩項手續——洗牌、切牌。習慣上，洗牌是由發牌人之左方玩者負責把那副牌先分成兩疊然後再混雜一起，而切牌則由發牌人之右方玩者把那副牌分開上下兩截，然後由莊家將其上下倒置，經過洗牌和切牌後，則由發牌人將那副牌分發給各人，牌面向下，首先發給其左方之對手

組之其中一人在橋牌術上稱為莊家，至於誰是莊家則從叫牌過程中斷定的。開始打牌時，莊家之左方對手先從他手十三張牌中引出一張顯露在桌上，這時，莊家的合夥人(即坐在莊家對面的玩者)須把他手之牌全部攤露在桌上(稱為夢家)，此後，夢家的牌是全部由莊家代為調動處置，第一張牌出過後，莊家從夢家的牌中取出一張同樣地放在桌上，然後另一個對手(即坐在莊家右方之玩者)也從他手之牌跟出一張，最後輪到莊家跟出他手上一張牌，這樣我們共有四張牌分別從四個玩者手之牌取出來，這四張牌合稱為一疊牌，這疊牌由其中一位玩者取，至於如何能贏取這疊牌，我們在下面將會說明，這玩者贏取這疊牌後，便須再從他手牌引出一張牌作為第二疊牌的開始，其他三名玩者亦分別順着次序跟出一張，這樣便完成第二疊牌，然後第二疊牌的贏取者又開始作第三疊的引牌，這樣地輪流下去直至四個玩者手之牌都全部取出來，一共構成十三疊牌，分別被其贏取者所取去。在打牌過程中，我們要切記的是夢家的牌是完全由他的同伴莊家處理，作為夢家的玩者在打牌時可以說是完全退出遊戲的；還有我們出牌一定要順着次序，每名玩者須待其右方玩者出了牌後才跟着出牌。(待續)



編者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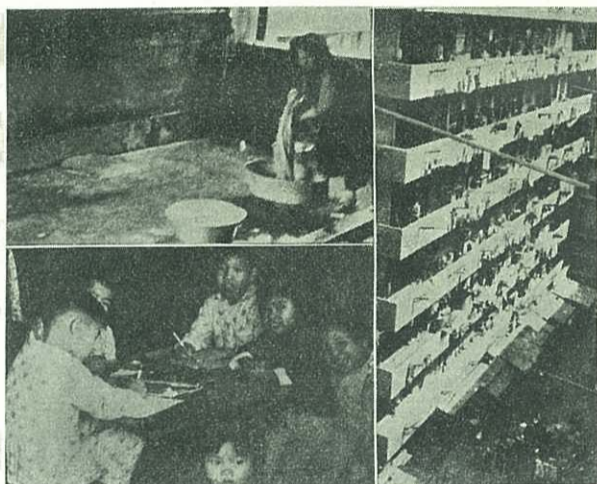
學報已出到第八期了，各樣工作亦漸上軌道，在此期間，遇到困難不少，可幸均能一一解決，實得各同學合作之至，謹此致謝。從工作的困難中，我們已取得了經驗，為了使以後的工作更為滿意，遂決定重組編委會。重組後的編委會，變動不大，我們希望能加強新聞報導，但最大的稿源，仍採在各學會的負責人手上。希望他們能合作多多投稿以報導其會的活動。

六七—六八年度華仁學報編委會

- 總編輯：邵善波
- 副總編輯：關永圻
- 新聞版：黃昌 徐鏗
- 文藝版：陳錫康
- 英文版：周民樂
- 論壇版：馮志強
- 科學版：馮禮和
- 電影版：何國道
- 體育版：關永添
- 專題：王克光
- 特約：周錦榮
- 總務：李復森
- 攝影：伍劍光
- 記者：陳國雄
- 黃致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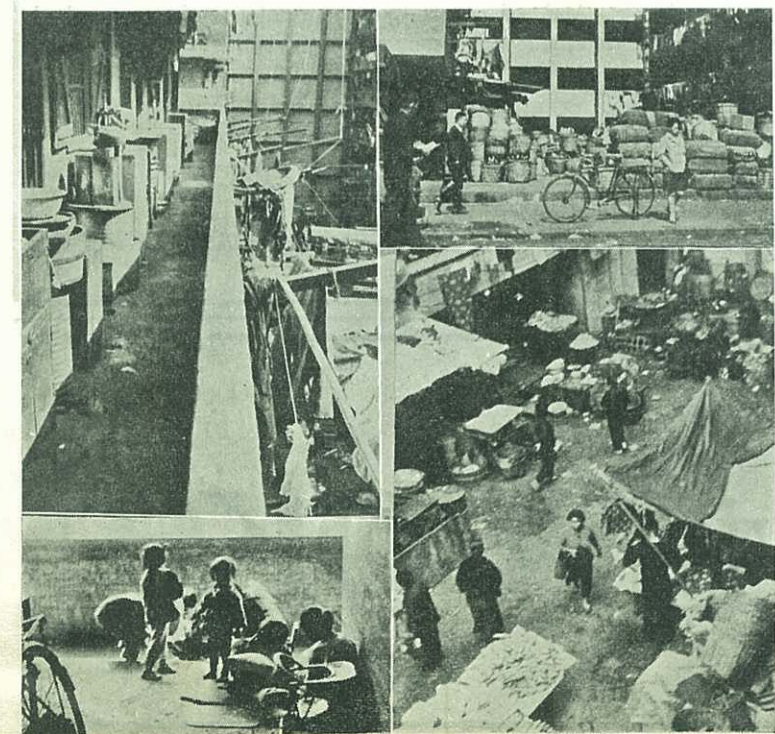
香港的另—面

白鴿籠的面面觀



被訪人：我的丈夫姓林。
筆者：這裏面積大約是有百多方呎？請問這裏究竟住着多少人？
被訪人：說來你不會相信，連大小共十三人，大的已離家工作，剩下這六個下午還要上學。
筆者：那麼這裏的租錢大約——
被訪人：是二十三元。
筆者：我看到那角落有些炊具，那麼，你們是在房子內煮食吧？
被訪人：火水爐放在牀口也沒辦法的了，本要在門外煮食的，但是風太大。
筆者：我希望知道你們在那裏取用食水？
被訪人：哦，就在走廊中間的兩個取水處，共有四個水龍頭(筆者按：每層徙置大廈平均有九十六個單位，每單位平均有六個住客。五百七十六個住客，只有四個水龍頭。制水期間，取水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筆者：在四天供水四小時的時候，你們這裏

的情形怎樣？
被訪人：我們住得這麼高，當時只得一個水龍頭供水，因為下面數層水龍頭盡開，水壓力不夠。只有去街上輪街喉。
筆者：剛才我到過廁所及浴室裏看，廁所裏共有九格，而浴室裏共有七格，以每層這麼多的住客，你們覺得方便否？(初時，林師奶不明白我的問題，經我解釋說是想知道這裏的廁所是否夠應用，她才明白)
被訪人：冬天洗澡也不覺得怎樣擠，但在夏天，每晚都要排隊等候。最差就是那些在浴室裏大小便的住客，不過，很多時廁所是滿座的。
筆者：好了，我想請問這裏的走廊是否有專人打掃的？
被訪人：可以說是有的，但只是掃掃樓梯。垃圾也有專人負責，但因為收取費用時刻不同，有時八角，有時一元，甚不方便，我們的垃圾沒給入倒。(筆者按：這亦是一個原因，徙置大廈地上周圍滿是垃圾。住客為了要慳回一元數角，便將家裏每天的垃圾，全部拋到街上來。因此徙置區事務處應劃一每個單位的清潔費，由專人負責打掃。)
筆者：我從外間聽到，徙置區裏時常會發現有人吸食白粉，請問有沒有這回事？
被訪人：時常會有。多數在黃昏，在男廁女廁裏都有白粉道人。我的大兒子昨晚在五樓廁所也見過。
筆者：好了，林師奶，最後一個問題，我希望知道你對於整個徙置區的意見？
被訪人：當然，住在這裏是覺得非常的擠迫，夏天是非常的燻熱，但是，在這裏這麼久，習慣了。
筆者：好，非常謝謝你為我解答了這麼多的問題。再見。
林家雖然十三口擠在不過一百二十方呎裏，但在黃大仙徙置區裏也有一人一戶的。第十×座三樓×姓，便是一個人住有一間一百二十方呎的單位，希望徙置事務處對於住戶的搬遷情形，作謹慎的注意。



離開林家，到達李鄭屋村徙置區第×座五樓作另一次訪問。這家的戶主姓霍，在不足一百方呎的面積裏，住著十一個人，五個成年及六個小童。據霍師奶說：晚上睡覺的情形是十分可笑的。屋裏只有一張牀，因此，晚上，地上是睡滿了人。而每人所得到的面積，不足十方呎。擠迫之情形可知。霍師奶亦為我解答了各種有關徙置區的問題，所得到的答案及意見，都與先前從林家所得到的差不多，對於徙置大廈裏的各種設備及待遇，已有見怪不怪的態度。
筆者從幾個徙置區所得到的印象，覺得徙置區居民所處的住居環境，有幾點是應該要改善的，試看，沒一條溝渠不是充滿積污水，堆滿垃圾，沒一條走廊不是堆滿雜物。浴室公廁在白天是黑漆的，若不使用閃光燈，休想在公廁裡影得一張照片。每間廁所沒有裝上門，更令人發笑。大廈中間成為了市場及垃圾，雜物充積所。此外，還有很多，很多情景，非經歷到不可理解的。徙置大廈的居民，大多數從木屋搬遷進來的，但這並不是說，他們的希望，只是一間火燒不著的小屋。
圖片說明：
上圖：(右)你所見到的七層樓宇，住有超過一千七百人。
(左上)徙置區大廈裏的取水處，每層大約兩處。
(左下)林家十三口的大小。
下圖：(右)兩圖顯示大廈中間的雜物。
(左)小童嬉戲，堆放雜物處。



SIGNUM

Vol. 3. No. 8.

PUBLISHED BY THE STUDENTS' ASSOCIATION, WAH YAN COLLEGE, KOWLOON.

20th. Mar. 1968

DEBATE WITH M.C.S.



The afternoon of 28th February, 1968 saw our sixth form boys in a debate with the sixth form Maryknollers at M.C.S. The motion was "That Women's Obsession With Fashion and Cosmetics is a Greater Evil Than Men's Addiction to Tobacco and Gambling". The government team comprises Miss Jeanne Tai, Miss Margaret Lu, Miss Eileen Tsang, and Miss Sheila Wong from M.C.S., while our team, the opposition side, consists of Bill Fang, Peter Chau, Lawrence Yip, and John Loo. The result was that we had won the debate by 1193 points to 1182. That was close! P. C.

Ivan Fleming says—"You only live twice, and twice is the only way to live"; here is a boy who has begun his second life; he means to tell you about himself.....

I PLEAD GUILTY

Should people ask me now what I would do if I could spend an entire year as I wished, I shall have no hesitation in telling them—"I will work with frenzy in my studies". Those more reluctant ones may tend to think it to be a most imprudent choice; but erect as it stands, my resolution has been made.

Enjoyment is not what I disapprove, of, but in fact it has unfortunately been what I have been striving too hard to secure. Had I been asked the same question two years or even a year ago, I would, again without any doubt, have chosen enjoyment. Retrospection into the past now only inspires me more to re-establish myself in the more important part of a student.

Each time now as I resolve to ponder, my head feels bulky with innumerable memories—memories of the fun and laughter I was so accustomed to get. The pomp and ceremony at parties, the gaiety and

gusto on picnics in the open green, the novelties and shocks at the cinemas and the fantasy and suspense of diving trips into the blue waters individually focus themselves upon my screen of recollections.

These memories would have been sweet had I been able to adjust this ardent zeal for pleasure to a tolerable extent. But failure to do so has led me towards a rapid decline in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the edge of degradation. Constant reproofs from my parents, added to the repugnant attitudes of friends and teachers only made me suspect my behaviour but

did not succeed in relating to me that I was close to hearing my own requiem.

As those concerned were still in the midst of despair and contrivance, I finally re-captivated myself and, with the greatest determination began work in entombing all my past misdoings in the deepest grave man has ever dug. As I am now conducting my own post-mortem examination, I feel thoroughly resuscitated and recuperated on my rehabilitation. Since I have now

every promise of a more resplendent life, my prime objective shall only be to safeguard this auspicious future and to check any recrudescence in time to come.

I have written this autobiography not to pursue pity or sympathy but as an acknowledgement of guilt, as a pledge to turn a new leaf and furthermore, as a halt-sign to those who feel that they are enjoying the Augustan age of their lives.

Michael

TO KILL A POET

Credo quia absurdum

1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poet. He was so poetic that the others decided to kill him.

"In order to be reasonable, we must kill him with a reason."

"What reason?"

"He is a poet, That is reason enough."

It was so decided. The poet was caught, and being a poet, he did not resist.

"What is your name?"

"Poet."

"What is a poet?"

"A poet is a butterfly."

"Explain yourself!"

"Because a butterfly is a poet. She writes poems in the air with her wings."

"Nonsense!"

"That is only another way to say I do not understand."

"Nonsense! You are guilty of being a poet, and for this you are sentenced to death."

The day of the poet's execution

was bright and warm. The birds chirped and the morning dew sparkled among the white roses. The poet picked the smallest rose and kissed away the dew upon it with his pale lips. He knelt down, and with a faint smile he lowered his head. And his heart was full of joy, because he knew he was going to write his last poem—his death.

He feels a sharp cold passing through his neck, quick as a flash of lightning. And there is emptiness.

2

Last night I dreamt myself a poet. I woke up, to find myself a butterfly in another dream. It is a dream of my own, which will never end.

Thomas

SWINDON BOOK CO

Books for everyone on every subject — Fact or fiction, art or science whatever your choice you can be sure of finding books for use or enjoyment at Swindon's. And, of course, any particular book not stocked in Hong Kong can be obtained very easily and quickly through our mail order service.

* HEAD OFFICE: 13-15 Lock Rd., Kln., H. K.
TELS: K-668033, K-668001

* MIRADOR MANSION, 64 Nathan Rd., Kln., H. K.
TELS: K-662046, K-668555

* NEW BRANCH: 249, Deck 2, Lantao Gallery, OCEAN TERMINAL
TEL: K-673242



...things go better with Coke

TRADE-MARK REG.